



二、（别说佛道不成立）分二：一、佛与菩提不观待之过；二、精勤修道亦不得成佛之过。

一、（佛与菩提不观待之过）：

汝说则不因，菩提而有佛；

亦复不因佛，而有于菩提。

按照有实宗的说法则有两个过失：不因菩提而有佛陀；不因佛陀而有菩提。

菩提是梵语的音译，意思是证悟、觉悟或一切种智。佛陀也是梵语“布达”的音译，意思是觉悟者、证悟者。觉悟者是在印度示现十二相成道的补特伽罗——释迦牟尼佛，他所觉悟的远离一切戏论的境界就是菩提。显而易见，觉悟与觉悟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

按照有实宗的观点，一切万法实有存在，那就有两个过失：觉悟者佛陀可以不依靠菩提而成为觉悟者，或者不依靠佛陀也可以有菩提存在。这两个过失都来自对方所承许的万法实有的观点。因为，万法实有就不需要观待，这样觉悟者就不需要观待觉悟，觉悟也不需要观待觉悟者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有了觉悟的境界才叫佛陀，如果没有这种境界也可以安立为佛陀，那么世间上所有的众生都是佛陀了；再者，菩提也必须依靠觉悟者才能安立，如果不依靠觉悟者，那么觉悟是谁的觉悟呢？如果觉悟不依靠佛陀也能安立，那

任何人也都有觉悟。所以，承认自性实有，就会同时失坏觉悟和觉悟者。在名言中，佛陀是了知一切万法的觉悟者。

《皈依七十颂》云：

无明眠中觉，于所知慧增，

正觉如莲启，是故名正觉。

在藏文中，佛陀就是遣除一切障碍，证得一切智的“正觉”。“正”有清净的意思，所有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清净叫正；“觉”是觉醒，觉悟通达万法的真如就叫觉。既然佛陀是正觉，就应该依靠觉悟来安立，就像知识分子要依靠知识来安立一样。如果按照有实宗的观点，那就没有这种看待关系了，因为“性名为无作，不待异法成”。但这一点对方也不敢承认，因为按照小乘的观点，圆满了三十七道品以后才能成就正等觉佛陀的果位。

二、（精勤修道亦不得成佛之过）：

若先非佛性，虽复勤精进，

修行菩提道，不应得成佛。

如果先前不是佛的体性，那么虽然精进地修行菩提道也不应该得佛果。

不论是小乘还是大乘都承认释迦牟尼佛最初是凡夫，后来变成菩萨，最后成佛。许多经典也记载了佛陀对某些补特伽罗的授记，如某众生将于恒沙劫以后于某刹土成佛……谁都不能否认这种从凡夫到佛陀的转变过程，但这只能在空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，自性实有则不可能。

《法华经》亦云：

“知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。”

但是，如果按照有实宗的观点来看，那以前不是佛陀以后也无法变成佛陀，因为他们承认一切法实有存在。实有的法则应该以前什么样以后也这样，所以先前不是佛的凡夫即便发了菩提心，在三大阿僧祇劫中精进行持六度万行、积累资粮，最终也无法成就如来往等觉的果位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所以有实宗的观点是错误的。

三、（无有因果之过）分三：一、无有罪福作者之过；二、无有罪福也应有果报之过；

三、若有罪福果报则应成立空性。

一、（无有罪福作者之过）：

若诸法不空，无作罪福者。

不空何所作？以其性定故。

如果诸法不空，则无有造作罪业者与造作福德者。不空的法该如何造作呢？无法造作，因为它的自性是决定的缘故。

前面对方向中观宗发太过说：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，那就“坏于罪福”，没有罪福业也就不会有痛苦和快乐的果报，这样一来世人就无恶不作了。

现在中观宗破曰：万法实有存在，则不会有造作罪业者与造作福德者，因为作者要观待造作罪业或福德才可成立，但不空的罪福如何造作呢？不能造作罪福业，也就不会有造作罪福者了。但罪福及其作者在世间都是存在的，如给孤独长者供养佛陀喜乐园，让僧众在此讲经说法，这是福德业，给孤独长者是造作福德者；大天比丘造了好几个五无间罪，这是罪业，大天比丘是造作罪业者。假如因为罪福实有而失坏造罪与修福，那造罪的大天比丘与修福的给孤独长者也就没有差异了。

以前印度有户富裕的人家，但苦于膝下无子，于是四处祈供土地神。不久果然遂愿，生下了个乍看起来具足福报的儿子。父亲喜不自胜为其取名大天，为筹备盛大喜宴庆

贺此事，父亲只身下海求取如意宝。这个婴儿以前世的业力，成长得异常迅速，仅十年时间就长成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，然而父亲尚未归来。大天淫欲炽盛常与母亲行不净行，其母也乐意随顺，并对他说：“你若想与我长此生活就得杀掉你父亲。”大天听后前往海滨，待父亲归来时，杀死父亲后返家。过了一段时间其母又与另一个男人有染，大天嗔心大起，杀死了母亲。他认为自己的罪行凡人不可能知道，只有附近一位具六种神通的罗汉知道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悄悄地把罗汉也杀了。此后因大天的恶行使当地受到大灾难，百姓缺衣少食，困顿不堪，尽管如此，人们仍然对出家僧人很恭敬并尽力供养。大天走投无路，就自己剃掉头发，从尸陀林找得一些衣服披在身上假扮出家人，因此也得到了足以维持生命的供养。初时他到牧场上为牧民讲故事，开示一点佛理。因为他本来就十分聪明，骗术也很善巧的缘故，牧民都恭敬地依止承侍他。他还自称具有神通，于是名声逐渐传开了，甚至有许多出家人拜他为师，请他传戒。当时附近有许多阿罗汉因厌烦世间而静居山林。相比之下没有大天“度化”众生的能力大，故尔罗汉身边的弟子也转而依止了大天。他的眷属多达十万。据历史记载：释迦牟尼佛涅槃后，再也没有一个凡夫能像大天一样摄受如此众多的眷属。大天在僧众中不仅以大比丘身份自居，而且还宣称是灭尽烦恼我执的大阿罗汉，因此他越来越受人恭敬，名声也越来越大。说来也怪，听他传法的弟子也有许多证得了阿罗汉果。大天到了晚年，才觉得自己的做法很不对，一天晚上，他准备睡觉时，回想起往事心里愧悔难当，终于忍不住发出种种愁叹、痛苦的声音。这些伤叹之声正好被附近茅棚里的比丘们听到。第二天早上，众比丘去他座前发问：“您是已经断除烦恼痛苦的大阿罗汉，为何昨晚发出种种伤叹之声？”大天说：“你们弄错了，我并非因痛苦而伤叹，而是在宣说四谛法语‘呜呼苦谛、呜呼集谛、呜呼道谛、呜呼灭谛’……”一部分比丘相信了他的话，另一部分比丘尚有疑惑，于是又提了一些问题。也许是大天业力

开始现前了，他竟然没能回答。比丘们又问：“您不是罗汉吗？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回答？”大天说：“我虽是罗汉，但智慧未达究竟，舍利弗也有解答不了的问题，只有佛的智慧才是最圆满的。”此后大天越来越烦恼、痛苦，众比丘又问：“您得了罗汉果位怎么还会起烦恼？”这时，大天不得不承认：“我已经退失了罗汉果，现在成了一介凡夫。”众弟子听到后相继离开了他。最后大天业果成熟，在痛苦中圆寂并堕入寒冰地狱。

大天比丘圆寂之后，有一次他的一个阿罗汉弟子到施主家里应供，在洗手的时候，这个弟子心想：“不知道上师转生到什么清净刹土去了？”于是就以阿罗汉的神通来观察，结果发现大天比丘堕入了寒地狱，但自己根本不知道，只是在不停地说：“阿啾啾，阿啾啾，我的房子怎么这么冷啊！”看到这些，这位弟子马上作佛事，准备搭救自己的上师。但等他洗完手后，再一观察，发现大天比丘因为传法的功德，已转生到三十三天了——这样很好喔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堕入了寒地狱，只是觉得好冷，结果很快就解脱了。

在佛法兴盛的时代，大天比丘竟能欺骗众多修行人，如今时处五浊恶世，狡猾者的欺骗手段自然更是高超精明。所以待人处事需要多方面的观察，依止善知识更应小心谨慎，善加抉择。

所以，只要承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就不应该承认万法实有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：只有在空性的基础上才会有造罪与修福，罪业是空性的缘故，现在才可以造作以前没有造的杀生等恶业；善业是空性的缘故，现在才可以造作供养三宝、建造经堂等以前没有造的福业。

二、（无有罪福也应有果报之过）：

汝许离罪福，而有诸果报，

罪福因所生，果报则无有。

既然你们承许离开罪福而有果报，那由罪福之因所生的苦乐果报就无从安立。

刚才抉择无有罪福作者的过失，现在抉择失坏因果的过失。万法实有，果报也自然实有，如果果报实有存在，那它就成了无因，因为实有的法不需要观待因。这样的话，就不存在由罪福业所产生的果报了。

《中论释·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》说：

“如果这样承许，则与世间以及论典之理相违了。”

稍懂佛理的人也知道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但如果像有实宗所承许的那样果报实有，便有无因有果的过失，这样也就失坏了从罪福因缘中生果的道理。所以这种观点无法安立。

三、（若有罪福果报则应成立空性）：

若谓从罪福，而生果报者。

果从罪福生，云何言不空？

如果说从罪福中产生果报，那果既然从罪福中产生，怎么能说不空呢？

如果有实宗也承认快乐的果报从善业而生，痛苦的果报从罪业而起，比如供养佛陀会得相好圆满，杀生会短寿多病，那为什么不承认空性呢？如果不空，就不可能从善恶业中成熟果报。这就像种子只有是空性才有机会发芽并成熟果实，如果种子的本体不空，那它永远也不会变化。

《中论——观四谛品》云：

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

若无空义者，一切则不成。

《回诤论》云：

若人信于空，彼人信一切，

若人不信空，彼不信一切。

万法的真相就是缘起空性，只有空性才能安立万事万物等一切缘起。

四、（无有世出世间名言之过）分二：一、无有世间名言之过；二、无有出世间名言之过。

一、（无有世间名言之过）分三：一、破坏世间名言；二、破坏世间能作所作；三、破坏世间种种相。

一、（破坏世间名言）：

汝破一切法，诸因缘空义，

则破于世俗，诸余所有法。

你们破坏了一切法缘起性空的意义，也就破坏了世俗中的所有万法。

有实宗认为万法不空，这一观点破坏了一切法缘起空性的意义，也就是说彻底否认了空性即是缘起这一中道义。世俗万法在因缘和合的前提下才得以形成，这样的法必然是空性，也只有这样世间名言才可以安立，否则什么法都不能成立。所以，破坏了空性的意义，也就破坏了世俗名言中的穿衣、吃饭、走路等种种法。

《回诤论》云：

空自体因缘，三一中道说，

我归命礼彼，无上大智慧。

二、（破坏世间能作所作）：

若破于空义，即应无所作，

无作而有作，不作名作者。

若破坏了空性的意义，就应有三种过失：无有所作的业，无作却仍有作的行为，未作却名为作者。

前面讲了，名言中存在作者、作业和作法。比如陶师是作者，所作的瓶子是作业，运用工具来制作就叫做法（动作或行为）。如果万法是空性，那么这三者就可以成立，否则就有这三者都不成立的过失。

第一、无所作。只有在空性的条件下，才可以有万法的缘起显现，从而成立所作。如果万法自性不空，那么就不成立所作，因为不空的法不需要造作。所以，破坏了空义就失坏了一切所作。

第二、无作而有作。在万法空性的前提下，种种作的行为可以成立；如果诸法实有不空，那未造作也应有作，比如，因为作的行为实有，所以未作瓶子也应具有作瓶子的行为。

第三、不作名作者。由于作者成了实有，未造作的人也应成为作者：没有作瓶子的人也应成了瓶子的作者；对佛教从未作过什么贡献，反而整天忙碌于钱财和名声的某些“活佛”也成了弘扬佛法者；从未经营过商业的人也应成为商人。

这以上是对有实宗发出的三大过失。

三、（破坏世间种种相）：

若有决定性，众生无生灭，

恒常而安住，远离种种相。

如果诸法有决定的自性，那么众生就无生无灭，万法便恒常安住，远离种种迁变之相。

有实宗认为万法本体不空，决定存在，这样便失坏了世俗诸法生住灭的迁变之相。从内的众生来讲，正因为万法是空性，所以在因缘和合的时候降生、在因缘分离的时候灭尽都是合理的；如果不是空性，那么就没有因缘和合时的降生，没有产生也就没有死亡。如果没有生死，众生便恒常安住，也远离了迁变之相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随着因缘的变化，痛苦会变成快乐、违缘会变成顺缘……从外的器世界来讲，也只有缘起空性的前提下，成住坏空才能安立，否则根本无法显现这些迁变相。因此，承认有决定自性，就远离了内外一切法之种种相。

《圣象力经》云：

诸法若稍有自性，诸佛声闻亦应见，
恒常之法不涅槃，智者永不离戏论。

意思是说，如果一切诸法稍微有自性，那么诸佛以及声闻也应该能见到，而恒常的法不可能有涅槃，这样智者便永远不能离开戏论。

佛经又云：

若有不空法，诸佛不授记，
若诸法恒常，不增亦不减。

意思是说，如果诸法不空，那么佛就无法对有缘众生授记，如果诸法恒常不变，那就不会有增减。所以有实宗诸法实有的观点不成立。

二、（无有出世间名言之过）：

若无有空者，未得不应得，
亦无断烦恼，亦无苦尽事。

如果空性不存在，那未得的功德就不应获得，也不应断除业和烦恼，亦无有痛苦灭尽之事。

如果一切万法不是空性，那么不但破坏了世间名言，出世间的名言也被破坏了。首先，以前未得过的神通、无漏智慧等地道功德现在也不应该获得。其次，也无法断除业和烦恼。众生的相续中有贪嗔痴等烦恼和恶业，如果不是空性，这些应断的业惑就无法断除。最后，也不会有断尽痛苦之事，修行就是为了遣除相续中的痛苦，如果没有空性就不会有灭尽痛苦之日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很多大德依靠上师的教言和窍诀，通过励力修持而获得了远超凡夫人的断证功德，如果不是空性，这一切也无法安立。

作为修行人，我们在信解空性的同时不应放弃世俗的善法。希望大家每天都要供水、供灯、供香，听课之前要在佛像或上师像前顶礼三次，课前课后念诵时也不要忘了使用转经轮。表面上看这些事情很小，实际上功德却非常大。依靠这些善法能获得很大功德，它们一定会帮助我们轮回中获得解脱。大家应该对此深信不疑。

三、（证悟缘起空性的重要性）：

若人能现见，一切因缘法，
则为能见苦，亦见集灭道。

若有人能现见一切法皆从因缘而生，则能彻见苦谛，亦能彻见集谛、灭谛和道谛。如果谁认为存在实有的四谛，那他就没有真实了达四谛，只有证悟四谛无生无灭才真正通达了四谛。

经云：“文殊，何人现见诸法无生，则可通达苦谛；若能现见诸法无生，则可断除集谛。”；“远离苦与非苦二者之缘起空性，乃谛实真如法性。若未见此性，则未能见谛实真如。”由此可知，见到缘起空性才能真正通达四谛。

在《般若灯论释》中，本颂译为：

所谓苦与集，乃至灭道，
见有生灭者，是见名不见。

意思是说：如果见四谛有生灭则并未见到四谛，也就是说只有见到四谛无有生灭，才真正见到四谛。

按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文，本颂则为：

是故经中说，若见因缘分，
则为能见佛，见苦集灭道。

意思是说：所以经中说，见到了因缘分就见到了佛陀，也见到了四谛。

如果未通达这一点，对佛法的认识就很肤浅。以前有这样一个故事：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，有一位大法师在大昭寺那一带传法，听法的人多得不得了。有一次，哲蚌寺的一位格西也前去听法，听完法后格西向大法师提问：“您刚才一直在讲佛陀，请问佛陀到底在哪里？”大法师回答：“佛陀就在天空中五彩缤纷的光环里。”格西听了以后大失所望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佛陀并非有相。人们往往认为佛陀安住在虚空中，也总是对着天空祈祷，但按《金刚经》等了义经典来看，真正的佛陀并不是有眼有鼻的人。只有通达缘起空性才能真正认识佛陀，否则就会觉得佛陀是神，佛法也只是治病、发财的方便而已。

《金刚经》云：

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
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

本颂宣讲了证悟缘起空性的重要性。对于缘起空性，宗喀巴大师造有《缘起赞》，《缘起赞》充满了对缘起空性和佛陀的赞叹，也赞叹了佛法对世界的贡献。这是格鲁派非常重视的一部论典，章嘉国师曾著有《缘起赞广释》，根登群培大师临圆寂的时候也要求给他念一遍宗喀巴大师的《缘起赞》和全知麦彭仁波切的《文殊大圆满愿词》。

虽然世间的科学家对物质现象有一些研究，对人类确实有很大贡献，但与缘起空性对照就会发现，他们的理论也很难超越于此。

可能有的人只喜欢单纯的佛教，一听到佛法与科学的比较就很反感。但这个世界上毕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学科学，我们也不可能逃避这种现实，所以有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结合现代科学来弘扬佛法。如果佛教徒还遵循一些老的观念，一听到科学就闭上眼睛，那佛法要在世间中弘扬恐怕有点困难。

作为佛教徒固然不必特别迎合世间，但也没有必要特别反对排斥。观音尊者就经常修手表。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，据说佛学院还没有建立前，他老人家也经常修理收音机，很多老乡的收音机坏了都去找上师。既然高僧大德们都这样示现，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部抛弃世间的知识。

当然，初学佛者不学习世间知识也有必要，因为本来就没有稳固的佛法基础，学了这些很可能动摇自己对佛法的信心。但如果有了较稳固的佛法见解，为了弘法利生，学习一些世间学问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《入行论——正知正念品》云：

佛子不需学，毕竟皆无有，

善学若如是，福德焉不至？

二、（以教证总结）：

《心经》云：

“无苦集灭道。”

经云：

“若见因缘分，是人能见佛，亦见圣谛，能得圣果，灭诸烦恼。”

经云：

“何人若见一切诸法不生，此人已见苦谛；何人若见一切诸法不来，此人已断集谛；何人若见一切诸法涅槃，此人已见灭谛；何人若见一切诸法不生，此人已真实修道。”

《佛说大乘稻秆经》云：

“诸比丘！若见因缘分，彼即见法；若见于法，即能见佛。”

《梵王所问经》云：

“佛告梵王：‘以此门应知苦非圣谛，知集灭道亦非圣谛。复次云何是圣谛耶？梵王，若苦无起，是名圣谛；集无能起，是名圣谛；见一切法毕竟如涅槃无起灭者，是名圣谛；若知诸法平等无二修于道者，是名圣谛。’”

《中观根本慧论·观四谛品》传讲圆满

学习《心经》以后，大家应该破除实有的相执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不管讲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还是《中论》，全部的经论之义归纳起来，就是要破除实有之相。

一位法师在讲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的“无取舍”时，就自误误人地对弟子说：唉！

《六祖坛经》啊！讲得非常妙，讲得非常棒！为什么呢？祖师说“无取舍”，“无取”就

是让我们不要执著一切善法的意思；“无舍”呢，就是害怕我们堕入执著，然后不要舍弃善法。

其实，按照《中观》的解释方法，“无取舍”应该是指在胜义中无取无舍，什么都没有，包括修道也不存在、佛也不存在、轮回也不存在，乃至涅槃之间的万法都不存在，就像《中论》中所讲的一样，在胜义中，根本不用害怕什么因果不空，取舍不空等等；而在名言中，在世俗如梦如幻的迷乱显现中，是有取有舍的，所取的善法有，所舍的恶业也有，什么都存在。密宗的理解就是这样的。（也许他们的解释有一定的密意，我这样说可能也有很大的过失，因为佛教是圆融的，有很多种解释方法，像我这样的凡夫不一定能够测度。）

《天子所问经》云：

诸法谓经论，善说并善释，

是故佛法教，恒久长住世。

